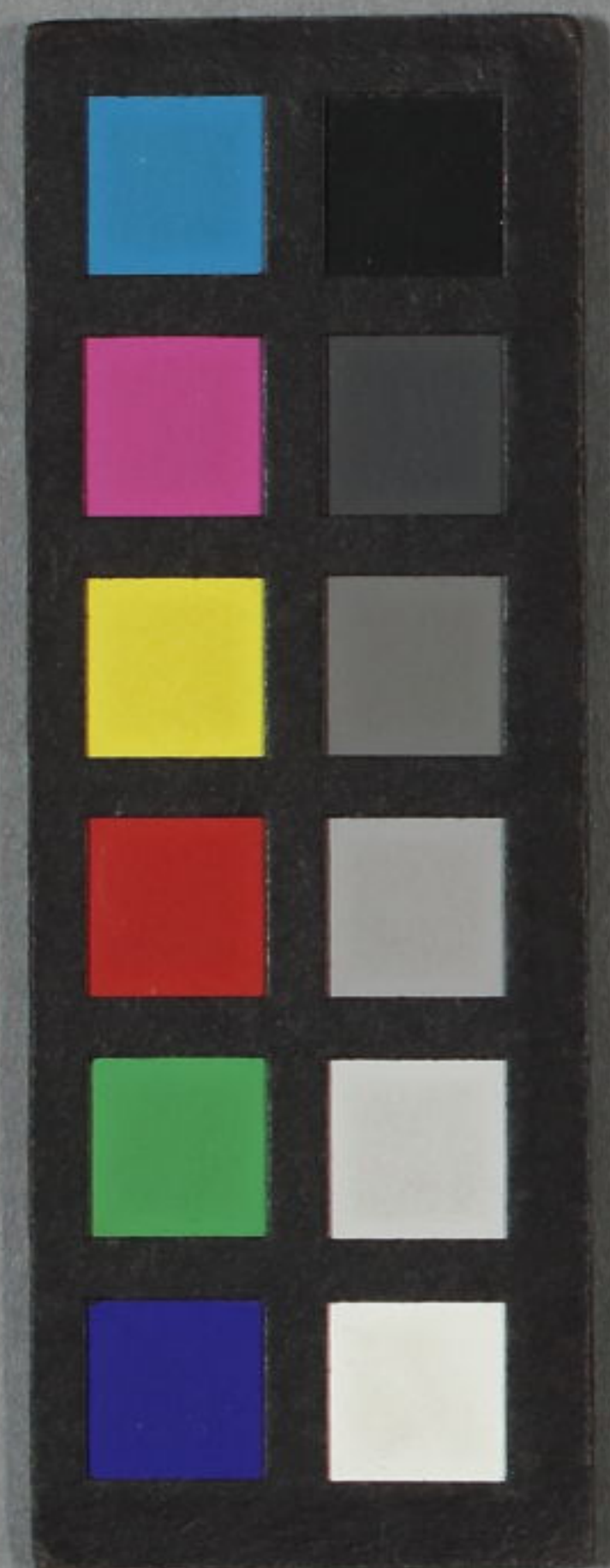


靖獻遺言

七八止



9
4080
3



門口
號 4080
卷 3

靖獻遺言卷之七

燕歌行

處士劉因

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統志保定禹貢冀州之域五代晉

割屬契丹元改保定路容城則保定屬縣

○冀州即堯舜所都幽州而周封堯

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皆此地唐分為四

節度使石敬瑭徙之他鎮敬瑭拒命唐發

兵討之敬瑭乃與其將佐桑維翰謀奉表

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

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以與之即

皆冀州之地也劉知遠諫曰許以不出恐

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從表至契州大



青伏遺言卷之七

喜將兵救敬瑭唐兵大敗從珂自焚死契
 丹乃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敬瑭遂割幽薊
 等十六州以與契丹即四十三州數內向
 所謂盧龍門諸州是也周世宗即位自
 將伐契丹以復之關南悉平遂欲前復幽
 州遇疾還殂宋神宗時契丹使入來乞別
 立界至王安石勸神宗曰欲取之必姑與
 之乃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終
 為異日興兵之端及徽宗宣和中金兵日
 強連陷契丹地於是徽宗遣使約金夾攻
 契丹取石晉所沒舊地既而金人又與宋
 構隙大舉兵入侵至靖康之亂全其地
 盡沒于金而後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
 竟陷于蒙古矣
 千百言過目即成誦甫弱冠才器超邁日
 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

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
 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
 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蚤喪父
 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
 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
 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
 過保定者聞因名徃往來謁因多遜避不
 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
 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元

世祖以薦徵之為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
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世祖復遣使者
徵為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世祖聞之曰古
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
致之至元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聞者嗟悼
歐陽玄曰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
守為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詎辟操其
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
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怛然企乎先王

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
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元有國以來言
處士必宗劉靜修也又贊其畫像曰於裕
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世祖太子裕
皇建學官中
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以世祖之略
卒歿徵因繼之而因辭歸也漢高祖已并天下使
叔孫通起朝儀於是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叔孫通起朝儀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
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辭瑄曰劉靜修
合古吾不行往矣無汗我辭瑄曰劉靜修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曰靜修不屑

就其意微矣

薊門來悲風易水即太子丹使荆軻生寒波雲

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

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遙相連風雨

隳嗟城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

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

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梨丹呼敬曲終

哀思多

按劉因不仕元先輩既發其意而如此

行結末者尤的然可見因以身為幽燕

故地之氣類生族而高陵逸舉不肯污

染戎虜異屬之本心不特傲睨濁世涕

唾祿爵而已也薛氏所謂微意者其此

也歟因又渡白溝詩曰聲霜鴈界河

秋感慨孤懷幾十古來公灑落近

雄才頭德十年亦英主十年鐵硯自庸

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失榆關路

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

此橫流穿縷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

泉聲瀉徐怒來公謂宋寇準瀆湖之役

頭德謂周世宗織硯謂桑維翰兒皇謂

契丹所有也沙陀則莊宗養父晉王李克用亦夷種而至莊宗卒有幽燕遂稱帝滅梁矣事並詳于正史通鑑等又登金荆軻山詩曰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盃晚上海臺詩曰海嶺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又曰萬國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尚遼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望易京詩曰誰教神器歸群盜只見金人泣木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甲疇英烈全未消右數以詩亦皆足矣因特表出之夫以此律之則

許衡吳澄等失大義之罪無所逃焉

丘濬曰孔子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元之許

衡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

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况四海之

大其肯容之為君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

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楊雄之意

也他人隨世就功者何責焉

梁江臨曰衡以中國之人毀冠裂冕以事夷

主以絕我中國帝王之統可乎然則為衡

計奈何曰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可也

許浩曰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

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犬豕也
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

袁黃曰衛新鄭

人以金泰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建頭於

元侵宋之舉公卿爭獻攻取之略衛獨言

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殘兩國

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按元史衛懷

河內人世為農父而衛父避地河南生衛

新鄭自元世祖為王泰中徵為京兆提學

及即位復應徵官至中書左丞及集賢大

學士國子祭酒陳時政與機務焉

懷河內禹貢冀州之地宋屬河北西路新

鄭禹貢兗豫二州之域乃宋太祖以來至

欽宗所都開封府之地也又金泰和九年

即宋寧宗嘉定二年己巳歲猶為南宋全

盛時矣然則衛雖未嘗仕宋而浩謂之宋

儒尚為有所據而黃徒由金元蠶食侵奪

之後言之不復論故地分域之根本可謂

疎矣且修德之與以力其方雖不同然至

于教元取宋則與當時公卿之略何異夫

以幽燕之地石晉以來三百餘年及于夷

狄而劉因猶固執舊域寧辟世獨立以不

汚若衛之生則宋本地而故都所在乃不

少辨別其視委于夷虜如盜賊入家竊據

府庫而為舊家僕者不能逐之指為盜有

且更為之計畫挈引以誨殺主人奪家基

之術者是何理耶或曰是則然矣而懷孟

新鄭皆沒于夷之久已大致租賦為之

則其為其民也曰不然大抵有世之讐

有萬世之讐有一人之讐有大家之讐有

一國之讐有天下之讐體勢益大則關係

彌重如衛於元則所謂與天下萬世同讐

者雖天壤與腐生民與廢不任可也固不

可以遠近舊新常態而論也如劉因生于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其祖族曾仕金為官，而因超然不顧，是其所以為不可尚也。已况致祖徃役，固庶民常事，與當仕者又有間焉。不幸到此無舊君，真主可與輔，以攘逐異類，恢復舊疆，則蒸糲羹，食己力，以終身，至暴威劫迫不容，但止則死，生以之，如龔勝謝枋，得何不可為之有曰：王虎谷又謂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相楚必有用夏以變之道，將不用於東而用於南矣。衡於元，孔子於楚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不可廢而獨君臣廢焉。聖賢不為也。此說奈何曰：此尤妄論。夫孔子於楚，豈使之終僭王，終廢周君，令當時天下諸侯改轍北面，朝覲奔趨，商戎之廷，耶必將教其君臣抑僭竊尊，天王舉四海之內，復文武綱紀之舊也。是之謂用夏變夷，大抵聖人大作畧，大力星回天翻地決，非常情所

及而春秋大義分夷夏，討亂賊，所謂昭如日星者，則未嘗易也。是乃與許衡忘本國殉異虜，與之謀絕宋三百年來正統以為得計者，正相反矣。以此相比，何其不思之甚。至於君臣廢之說，則亦殊可駭。夫能辨舊壤本統，大分守正，不須君臣之義，孰大乎。是若以其乘勢疆并天下，乃視以為君臣之分，已定不復問其主賊正非如何，則不論女真蒙古，雖王莽曹操，革亦以崩角屈膝，甘受其畜，秦羈策唯恐不速之不暇。為事理當然，而一時所謂忠臣義士奮憤報讐，守死不貳者，皆為亂臣賊子之魁也。以是為君臣大倫不廢，吾不知其何說矣。故嘗反復究論，以為元代百年士君子所以處身者，只有二宇不仕而已矣。舍此則粉飾分疎，徒為譏譏，而棄滅綱常，獲罪名教之外，無所得矣。曰：然則宋若能光復舊域，則因果出仕乎？曰：因本非遺世而自逸。

者其可仕而仕又何疑曰因生幽燕其不
仕夷固也若不幸祖父以來為所劫驅生
育于彼域中則如何曰流移轉沒固亂世
之常但生族本系終非其種則無可變之
理因所見本未灼然可驗必不仕矣

丘濬又曰嘗視劉因所作退齋記有曰挾
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
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
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
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
奪之也其徒陳俊民請曰彼方得時行道

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
老氏之術何也由此言視之則因之不仕
蓋的然有見也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
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
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亦不然衡之仕元
歟袁黃曰因又為劉仲祥著蠡齋說云近
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魯自號彼其人
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謙託也或為老
氏之說以為必如是而後可無營而近道
葆嗇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
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德而不言之不置
其殆為許
魯齋與

又曰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

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視衡此

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丁奉曰丘瓊山

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同者衡北產也示之故上此其所以仕元也况臨終語

字勿請謚立碑則其仕元之恥亦可憐矣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質

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厚衡過矣余謂奉此說可謂卑陋甚矣夫

衡以道學之士而出處死生之際乃與質同轍則所謂道學者果何事而其為名教

之罪不啻倍于質也是其自速之恥辱何過之有而足復憐乎至於北產故士之說

則其失同袁黃已辨于前矣○周世宗將

殂召其相范質等入受顧命立子宗訓時

七歲已而殿前都指揮使趙匡胤自外率

兵入汴廢宗訓自立稱皇帝國號宋初

也將士擁質等至軍上厲聲懼之王溥等

降階先拜質亦拜遂仕宋復為相將死遺

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周禮曰質等周朝舊

臣食祿受恩非一朝一夕別與宋主比有

北面稱臣顧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讐安足為人

又曰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

心尚有不慊焉者吳澄宋朝鄉貢進士

澄江西撫州崇仁人宋時為鄉貢進士及元滅

孔子春秋之教哉

張時泰曰春秋於父兄之讐則曰不共戴

天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讐也趙孟頫仕

元其無恥孰甚焉元已滅宋程文海薦江

世祖擢用之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

難君子非之范祖禹曰建成為太子且兄

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

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

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暮

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

之事君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

不明於義而委實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

也按程朱所正王魏之罪已著矣此不敢

錄若孟頫之事其天屬合又王魏之不

同者也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可取

方孝孺曰子嘗論夷狄之不得與於正統

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

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

乎其末之熾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

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

荒江斷壑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

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奚為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

因又馮瀛王吟詩臺

馮道瀛州人五代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

急於倒懸而道為人滑稽多智不擇可否浮沈取容後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以一身歷四姓十君後封瀛王臺在易州太寧山道吟詩於此

云詩曰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華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輩蚩民謂茲聖與儔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伴

往以德量推之，蚩蚩尚可怒，儒臣豈無尤，不有歐

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

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剷疊嶂，

一洗它山羞。宋趙秉文吟詩臺詩易州山

山意似羞人識面
兩昏丞相賦詩臺

歐陽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况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

其有不滅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

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

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

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

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

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

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

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

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

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

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

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幸
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
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司馬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
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
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
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
道厚德誓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賢人
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爲女不

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紵之巧不足賢矣
爲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
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大節
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當是
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
哉夫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
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
謁勸進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

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
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
遠害爲賢哉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
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若道之爲
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孝子田君墓表曰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
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
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
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
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
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
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
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
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
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
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
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

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亡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

手錄金源

女真始國于按出虎水之源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因以為號

貞祐

一作真祐金主

以來致死於其所天

者十餘人而武夫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_下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

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
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
而君則惻然伏字恐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
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
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
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
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
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
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
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
其所以為孝子者歟銘曰嗚呼蹈斧鉞而
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
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累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
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
式之孰獨匪人

靖獻遺言卷之七終

靖獻遺言卷之八

絕命辭

明建文帝侍講直文淵閣方孝孺

孝孺字希直希古字洪武中以薦召見太祖

喜其舉動端整謂太子標曰此莊士也當

老其才以輔汝矣論遣還鄉孝孺歸杜門

著述若將終身焉久之復徵至為漢中府

教授太祖崩太子先卒是為懿文帝太孫

允炆即懿文之子即位改元建文因稱建文帝

召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
從太祖先命也孝孺德望素隆建文帝禮
遇甚重一時倚重初懿文太子之弟太祖
第四子棣封燕王素蓄異心及太祖崩太
孫即位以朝廷近臣齊泰黃子澄等更革
舊制削弱諸王因以誅齊黃靖國難為號
反北平引兵南下諸路官軍相踵敗績燕
兵遂渡江逼京城孝孺乃作絕命詞自分
必死諸臣勸帝出幸孝孺請堅守誓死社

稷及燕兵進駐金川門谷王棣李景隆等
開門迎降棣遂入城帝乃縱火焚宮變服
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建文四年也棣遂
自立即位是為成祖廢建文帝太子奎為
庶人幽之中都矣棣之初發也姚廣孝即
道衍棣之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
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
下好學種子絕矣棣首肯之至是孝孺為
賊兵執以獻棣欲召用不肯屈一日遣諭

再三終不從既而會議頌卽位詔捷問左
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命出自獄孝
孺斬衰而見悲慟不止聲徹殿陛捷降榻
慰諭曰先生無勞苦吾欲法周公輔成王
耳孝孺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何在
捷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
立成王之子捷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
立成王之弟捷曰此朕家事先生何自苦
又授以紙筆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為

我作詔命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地又大
哭且罵且哭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捷大
怒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
張芹備遺錄曰王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令復繫獄以
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
百四十七人鄭曉吾學編云焚夷其先人
墓每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
母族妻族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
門生亦皆坐誅然後磔孝孺於聚寶門外

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凡七日罵聲

不絕至死乃已年四十六姚履旋遜志齋集外紀引忠節錄曰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銘嘗受學

孝孺令召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

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

孝孺刑之廖氏兩子拾遺骸葬聚寶山兩

論死亦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提調衛

外親自抄提後死者復數百人初詔收孝

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縊死二女未笄

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孝友孝孺季弟

也及親屬皆就戮孝孺目之不覺淚下孝

友乃口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

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

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孝孺弟云吳應寶曰

王子而降迄于信國成仁取義者雖至獨

我明正學先生糜百體湛于族千秋萬歲

髮猶指冠尚論之林所無有也先生不以

自哀而後人哀之哀愈至而愈不可解則

為先生謀盡不為周廣文死不失義辟不

及孺而忠知附焉嗟乎先生固可以為廣

文使先生復為廣文則人知君之可以

尺殉而不知君之可以十族殉也有裏糧

青伏貴言卷八

土地而食人肉乎兩將軍曰生者必死為
虜臣者不可復為唐楷且暮之間榮辱相
萬誰謂兩將軍不仁為先生也族者不害
為先生也死為先生也死者不魏為先生
也族九原有知固可以彈冠而相慶矣况
為先生之伯之季之妻之女者乎而補先
民之缺以教萬世雖謂也孝孺幼聰穎絕倫
先生為終古一節可也雙眸炯炯如電六歲喪母哀慕如成人甫
髻亂日讀書積寸一日十行俱下為文雄
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
宦遊歷齊魚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
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自是精思

力踐不已弱冠從太史宋濂遊時濂門下
一時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孝孺顧反小
說文藝恒以明正道闢異端為己任凡理
學淵源之鈔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
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折於一絲會
歸大通見於論著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
不同嘗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孝孺與鄭
叔度書曰
病夫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
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輕重棄不為佃菜
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下
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

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
 自憂其如眾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摩
 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
 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
 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
 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
 欲效時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
 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
 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欲知其
 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其和粹貞
 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父嘗被誣謫戍
 上疏乞以身代及教授漢中日與諸生名
 士講習聖學切磨道義其言曰學聖人者
 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

又自名其齋曰遜志

孝孺友人林右序遜志齋集曰流而不可

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
 與俗同波者眾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
 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
 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
 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
 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
 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安焉委
 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
 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揚墨之說盛行於天
 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
 揚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
 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
 徒唱為私說鼓舞天下之聖人也使人皆
 師而尊之曰此當今天下之聖人也使三
 綱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揚墨者雖以
 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

子者出掃陋習頭回天下於大道之中
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
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
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
人心之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
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觀
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
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
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
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
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
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
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
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
之學耳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
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為文辭雜老佛為博
學志氣汗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
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

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
其君者也下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
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天下
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
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
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
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天下莫
不信之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
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下觀其文何以蜀獻
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王聞其賢數延之處以賓師道經其師墓
因走荆榛往祭且卹其孤遺備至每見蜀
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賜號其讀書之室
曰正學學者稱為正學先生王又嘗賜教

此處遺言卷八
日闡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孝孺謝云惟當
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
矣孝孺已死平生所著述有僅存者而當
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
鋟梓以傳其尤所用心者嘗謂道之於事
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
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
慮論十首以募臣賊后夷狄雖一天下不

可爲正統作釋統二篇其他雖往復尚論
半東片辭之餘亦未嘗不倦倦於綱彛經
綸之務廉恥節操之守也至四方夷裔得
一字寶於金璧云顧璘曰以孝孺王佐之
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謀猷顧
豈與唐王魏者等不此之顧悲楚抗激至
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嗚呼忠哉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兵部尚書鐵鉉燕兵圍濟南甚急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門候捷入急下鐵板傷其馬首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捷窘大怒攻久不能克舍之南去鉉乃設宴犒問辛苦述賊賡歌激發忠義又有東昌及小河之捷中原震動至捷欲北還既而渡江入城鉉尚擁殘兵駐淮南燕兵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割其耳鼻竟不肯

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

三世貞曰鐵公馮未堅之

版築鼓不振之兵氣轉弱為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孰能興之支有靡碎勝無小屈斯為最矣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子寧嘗謂金幼孜曰

子他日為良臣我為忠臣兵起子寧疏李

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之及捷篡位召子寧

責問不屈死親族以下坐徙死者數十百

人羅洪先曰子寧本淦東山人至伯尚遷

于淦之鳳凰山淦人爭之夫三洲隸淦則淦祀隸淦則淦祀淦與淦皆公故鄉何擇

焉彼之爭者以公在途則途重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為途與峽重者止一死耳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燕兵至金陵知事不

可為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自縊其辭曰

壤明忠孝責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熟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矣愧無神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妻劉氏亦縊死二女赴井死

監察御史曾鳳韶嘗奉詔于燕不屈撻篡

位召之再終不應刺血書憤辭于襟其辭曰

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錦衣之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屬妻李氏并子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

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刎李氏亦縊死

禮部尚書陳迪兵起上疏陳大計受命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撻

篡位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

六人同日死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

迪叱勿言罵不絕口撻割鳳山等鼻舌熬

熟食廸曰好吃否廸曰這是忠臣孝子肉

好喫益指斤遂俱凌遲死衣帶中得詩其詩

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又
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

有五噫詩並悲烈

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兵起黃子澄避

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守土之臣當與城俱

亡燕兵至江上善受詔總兵勤王時禮科

給事黃鉞丁外艱歸善以書招鉞即日營

葬訖遂趣捷篡位捕善急善麾下縛善去

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

或告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

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

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食尋善死節

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

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

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

死

沛知縣顏伯瑋唐魯公後兵起郡縣皆歸

附伯瑋獨以死自誓燕兵攻沛援兵竟不
至伯瑋度不能支令其子有為還曰汝歸
白太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其詩
曰
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
改人心節青史誰書縣令名木豈能支
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
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連聖明夜燕兵入
東門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
報國自縊死有為不忍去復還身父屍遂
自刎以從

侍中黃觀初從父贅姓
許後復本姓建文中擿索齊黃

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兵起奉詔募兵督諸
軍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
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翁持
釵釧佯使奴出市酒散急携二女率家屬
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
聞帝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
磯湍流之中

浙江按察司使王良以忠孝自許燕兵既

入京良誓以必死，棐召之，良執使下獄，收諸司印，携歸，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與家人同赴火死。

刑部尚書暴昭棐篡位，執至，昭抗罵，不屈，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猶不絕，斷頭乃已。濟陽教授王省靖難，兵至陞，明倫省曰：今日只說君臣之義，觸柱而死，子禎亦死。戶給事龔泰燕兵駐金川門，泰與妻訣曰：吾分死矣，被執已釋，投城下死。

景清即耿清比棐篡位，陰懷豫讓之志，欽天

監奏有星紅色犯座，清果衣緋，社中藏劍，不克而死。

按建文臣孝孺之外，死節者數十人，詳具于備遺錄。皇明通紀等書今不悉錄，特附其著者，以見一時忠義之盛云。

初燕兵已過江，建文重臣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與衡府紀善周是脩俱約同死節。燕兵駐金川門，宮中焚燬，明

日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拜宣聖遺像自
 為贊繫衣帶縊東廡下既而捷入城安王
 楹茹瑞先叩頭降之胡廣金幼孜以下六
 人亦背前約與蹇義楊榮等二十餘人皆
 勸進迎附遂多至大位矣李卓吾藏書引
渡江周是脩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令
覘胡如廁回問家餞猪否解笑曰一猪
尚不捨肯捨性命又引天順日錄云解後
為是脩為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
與爾父作傳邪按此節殊可醜笑本無
足言但解始有虛名故特錄之鄭曉曰
方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
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

斷然不可泯沒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
 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澤哀江南詞有
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黃福鄭賜等
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亦與胡金董皆有所關係于建文朝而初
 不肯降既又自陳乞宥復被進用永樂十
 二年擿命胡廣楊榮金幼孜黃福等纂集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以頒布于天下云
 余嘗論朱子明聖學植綱常為天下後
 世所尊信表章固非一日而其間大不
 幸者有三焉宋理宗也元許衡也明文

皇也何也朱子大中至正之學百世俟
聖人而不惑彌久彌信者固自然之理
必到之勢雖莫此輩奚憂乎其不發顯
流達也政使適關氣數人事之變數千
萬世沈淪蔽塞然吾聖賢相傳綱常名
教之學者豈有憑此等賊逆臭穢之徒
虛美相誑同惡相掩鼓唱引重而後可
得行耶吾知朱子在天之靈其憤罵排
斥而不容也必矣武王周公克殷制禮

立政澤浹生民威加四海世祚之永八
百餘年可謂盛矣誓誥之策風雅之典
可謂富矣而終使天下萬世凜然知名
分大義之嚴不可得而犯慚德口實之
責不可得而辭而不至天壤易處人類
斷滅者則特在乎西山餓死兩匹夫而
已矣故予於三不幸已為朱子歎而於
此又有為之賀者何也當理宗時也幸
有若李燔矣當許衡時也幸有若劉因

立處遺言卷八
矣當文皇時也幸有若方孝孺矣皆以
豪傑之才醇正之學而篤信朱子確守
綱常寧避世就義以各遂其志與西山
餓死并五匹夫矣到今風采義氣烈烈
如秋霜夏日昭揭常新夫然後聖賢綱
常之學實爲有賴而朱子在天之靈於
是亦有所慰夫

孝孺又題朱子手帖曰君子之與小人較
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
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
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
與事錯迤雖聖賢莫能逃其躬及其勢易
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
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
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
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
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
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

竄公亦受偽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皸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

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又竊謂方孝孺平日學朱子，而此文所稱尤足以見其所式所養之素矣。是以方躬親臨大節，蒙大難也，奮前壁立磊磊落落，以致其命，其豈一時感慨矯激士之所能及哉。及其已死也，族黨門類

疎虞遺言卷八
株連刻盡天下莫敢稱其姓名而防禁
方酷遺文手書焚燬散脫湮晦埋沒將
隨朽骨而俱亡也及數十年之後勢易
理存而後偉辭微言醇行精忠家傳戶
誦震蕩磅礴愈久而彌熾矣此其始終
履歷凡是文所道無一不讐其言而其
是非之定于百世者又皆如合符節其
亦可謂不食所言不負所學真丈夫也
夫抑士處身行志何可較異日顯晦但
是非之正論議之公天理人心所同然
者乃與天壤不容得而泯滅而其大端
根本取舍得失之機皆在于已而無待
乎外矣則誦孝孺之言者於所謂為君
子之歸者亦可不庶幾有所感悟以自
警也哉因以此終編焉

靖獻遺言卷之八終

書靖獻遺言後

古今忠臣義士素定之規臨
 絕之音見乎衰頽危亂之時
 而表于青史遺編之中者昭
 昭矣每捧誦而覆玩之其精
 確惻怛之心光明俊偉之氣
 使人如際乎當時接其風采

而感慨歎息歆慕奮竦有不
能自己者其亦可尚矣哉間
竊纂其特著者得八篇謹謄
錄如右且稽其事蹟大略紀
諸本題之下令其發于聲辭
之各所以然者有以并考焉
至其他一時同體之士可因

而附見者與先正格論有關
于綱常之要以及夫媮生忘
義飾非求售以欲欺天下後
世者又率得類推究覈以屬
卷後嗚呼箕子已往矣而其
所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者萬
古一心彼此無間如此然則

後之讀遺言者所以驗其心
亦豈遠求也耶淺見安正敬

書

此書之率其辭非徒為其
子嗣常之要也夫誠者
而慎其言與夫其誠者

慶應三年丁卯正月新刻
明治二年己巳五月再刻

江戸日本橋一丁目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同心齋橋南一丁目

同所

同安堂寺町

同南久寶寺町

同安土町

同星牛魚明

須原屋茂兵衛

河内屋喜兵衛

敦賀屋九兵衛

秋田屋市兵衛

秋田屋太右衛門

伊丹屋善兵衛

河内屋和助

丁子屋庄兵衛

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十七日

發行

林

